

金骏马

王昕朋◎著

好看 小说



中国言实出版社

金骏马

王昕朋◎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骏马 / 王昕朋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71-0408-7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4324 号

责任编辑: 安耀东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 毫米 × 930 毫米 1/16 印张 9.75

字 数 105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7-5171-0408-7

目录

1 金骏马

46 金圈子

101 消失的绿洲

金骏马

金骏马既不是一匹价值昂贵的马，也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北方省著名画家马骏的绰号。马骏擅长画马且别具一格，曾多次在国内国际画展上获奖。这些年书画市场红火，他的画已卖到五万元钱一平尺，八尺整张就是四十万，可以买一辆豪华小轿车。上周的一次拍卖会上，他的一张八尺画居然拍出了八百万的价格。那张画上是八匹马，等于一匹卖一百万。由此看来，他在纸上画的马的确比黄金价贵，他本人被称为金骏马也不夸张。媒体一片惊呼，“当代马王”、“神马”、“金骏马”等等称谓频频见诸报端。这件事不仅轰动了北方省画坛，就

更多的网民发问：几百万一张的画是谁买的？买画的人是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连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位网民在网上感叹，画家一笔的收入超过一个工薪阶层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收入。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争论。有的说，一个大牌歌手上台唱两首歌而且是假唱就几十万，你一个打工的能比吗？有的说，这就是现实，吃地沟油的怎能与喝茅台的比？更多的网民发问：几百万一张的画是谁买的？买画的人是送人还是自己收藏？……他在内蒙古插队时的伙伴史向前看了报纸后给他打来电话，直言不讳地把他损了一通，我说你小子画得马越来越不像了，原来是你给马眼、马耳、马蹄子都镶了金边。

马骏没有辩解。一方面他从在内蒙古插队时就怕史向前，听到他那雷鸣般的声音心里就打怵，如果他辩解，史向前肯定会不依不饶地骂下去。另一方面他也懒得理史向前。朋友归朋友，艺术归艺术，我和你史向前虽然交情深厚，但毕竟追求不一样。与一个不懂艺术的人争论艺术上的事，无疑是对牛弹琴，白费工夫和口舌。不过，他放下史向前的电话后，叼着烟斗站在拍出八百万的那幅画的原大尺寸照片前，足足看了十几分钟。不像马吗？马的眼睛、马的耳朵、马的蹄子，竖立的马鬃……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史向前这个混球纯扯淡！看着看着，他的眼睛湿润了，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着马头，渐渐地，两颗豆粒大的泪珠顺着眼角的皱纹落了下来。

门铃声响了。马骏家的门铃音乐声是他女儿从网上下载的，是国内一位著名歌唱家唱的一首歌，一开头就是骏马奔驰。马骏喜欢这首歌。女儿喜欢他画的骏马。所以，女儿把手机铃声、门铃声全都设置为那首歌的音乐。

马骏问：谁？

对方回答：是我，老马。

马骏说：你是老马，哪我是谁？

对方笑了：我是潘大海。

马骏说等等。他进了卫生间洗了把脸，又把烟斗叼在嘴上，然后才开门。

潘大海是北方省文联驻会副主席，副厅级。文联的全称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国家的体制中属于社团组织，事业单位。但是这个社团组织因为有级别，参照公务员管理，并且拥有一些官方的职能而又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潘大海在北方省的一个市任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当过市委副书记，平调到省文联任驻会副主席。一开始，他的情绪很大，拖了半个月才到文联报到。他在熟人、朋友面前发牢骚，说组织上不重用自己。他还上下找熟人托关系想调整一下岗位。没想到半年后，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仅爱上了文联的工作，还爱上了美术，准确地说爱上了画鸡。几年的功夫，他的画也买到了二万一平尺。有人开玩笑说，潘大海成了养鸡专业户，而且养的全是金鸡，一只鸡能卖好几万。马骏看不上他的画，也看不上他的为人。有一回，他做客省电视台文艺频道的一个访谈节目，对着电视镜头直言不讳地批评有的人挤进画家队伍中滥竽充数，比如有的人一年之间能画八百只鸡，全都是吃了添加剂的大肥个儿，如果不是有个鸡冠，说是狗是猪都行，反正四不像……圈里人都知道他是在批评潘大海。潘大海却不以为然，你画你的马，我画我的鸡，咱是马不犯鸡，鸡不惹马！他曾任过职的那个市的干部说，潘大海自从学画画，成就最大的不是艺术而是脾气，要是搁过去马骏这样损他，他非把马

没有人不喜欢听别人夸奖，不管是官居高位的，
还是名扬天下的。这也是人性的特点之一。

骏整得上吐下泻不可，看来艺术真能陶冶人的情操。

潘大海脸上带着谦恭的笑容，让人感到非常亲和。马骏认识他时他就这样一张脸，多年也没变过，好像那张脸是用铁浇铸成的，风吹雨打不会改变。

没等马骏招呼，潘大海主动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开口就说，马老师，祝贺你！

马骏知道他是说自己的画拍卖出八百万的价格，心里有点儿乐滋滋的。没有人不喜欢听别人夸奖，不管是官居高位的，还是名扬天下的。这也是人性的特点之一。只要是实事求是地夸奖，实际上是对你的成就、你的功劳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他笑了笑。因为嘴上叼着烟斗，他笑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是从鼻子里发出声音。马骏过去抽烟，一直用烟斗，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他认为烟斗能够起到过滤烟油的作用。构思画的时候，烟斗反过来拿着还能代替笔在纸上勾勒轮廓。同时，叼烟斗也是一种深沉，一种风度。他的许多照片都叼着烟斗。后来烟不抽了，叼烟斗的习惯却保留下来，有事没事都爱叼着烟斗。

潘大海说，有一位评论家称你是北方省当代“马王”，我看不够，应当说是全国“马王”，世界“马王”！当代徐悲鸿……

马骏觉得潘大海这句话过于夸张，甚至有点儿过份，心里不乐，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直截了当地问，老潘，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说吧。我一会儿有学生来。

潘大海嘿嘿笑着，想和你商量一下美协换届的事。

马骏的眉毛动了动，没接话茬儿。

潘大海又嘿嘿笑了几声，说，这次换届，其他几个协会的筹备工

作都比较顺利，就是书协和美协比较难办。就说这美协吧，老主席要退休，几个上一届的副主席……

马骏不耐烦地打断了潘大海的话，诚恳地说，老潘，潘主席，我是一个画画的，对这些丝毫也不感兴趣。我几次声明不参与换届的筹备工作，更不当美协主席。

潘大海沉吟片刻，说，张木虎老先生全力推荐你，还给孙副书记写了推荐信，说美协主席非你莫属。

张木虎是北方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以画虎闻名全省，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比马骏大十多岁，马骏一直以老师称呼他。当着面，马骏这样称呼他，他总是摆手，谦恭地说老马你太谦虚了，我怎么敢当你老师！可是到了一些重要会议上或者是关键时候，他却主动对别人说，马骏刚回城时，经常听我的课。言下之意马骏当过他的学生。马骏听说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在前不久召开的换届筹备工作会上，马骏借口想带两个学生出国写生，没时间参加筹备工作，张木虎马上自告奋勇地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他说得还让大家诚服。换届是个大活累活，又是个得罪人的活，马骏不参加筹备也是个解脱，省得以后美协的工作不好开展。言下之意是说他赞成马骏当美协主席，同样支持马骏不参与筹备工作。不过，张木虎性格过于张扬，又喜欢拉山头，在人才济济的北方美术界口碑不佳，投票时没过半数，连筹备组成员也没弄上。

潘大海说，木虎是个热心人。不过，我在党组会上提了个建议，省美术家协会这样的群众组织没有什么权力，不能靠权力和权威来施加影响，还应当选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重量级画家，靠能力和水平服

众……说完，笑咪咪地看着马骏。

马骏说，木虎也是有影响的人嘛！他最近拿了个全国性大赛的金奖，这几天电视台天天播他的访谈节目。

潘大海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哈哈，他怎么拿的金奖大家都知道。外省有个画家已经在博客里曝光这件事，说他花了大价钱。老张很恼火，要跟那个人打官司，还是我好说歹说劝阻了他。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马骏的表情，说，老马你想想，万一哪一天暴出咱北方省美协主席不择手段，影响多不好啊！他口气很严厉很严肃，但表情仍然带着笑意。

不择手段的人不是没有！马骏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就这一句，让潘大海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尽管他脸上还带着笑意，但是那种被很多文人描写过的皮笑肉不笑。

马骏显然有口无心，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该不该在潘大海面前说这种话。因为潘大海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一年潘大海的画获奖，就被人曝光说他是请了外省一位画鸡的画家代笔。马骏马上觉得说得有点过火，接着强调说，老潘你也知道，我只想画画，对政治没兴趣。

潘大海说，政治是艺术的灵魂。艺术不能脱离政治，或者说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马骏不高兴了。他站起来，走到画前，一边自我欣赏着，一边说，我画的这些马姓什么？它就是马。

潘大海说，孙副书记经常夸你画的马具备“三气”，大气、雄气、骄气，大气磅礴，雄壮有力，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生活信心。时代精神就是政治啊！

马骏无奈地笑了笑，把烟斗含在嘴上。这也是他的习惯动作，表明不想再发言，再具体点是表明要送客。

潘大海站在马骏身后。他说，上个月有个活动你没参加。大伙都动笔了，张木虎却不动。孙副书记来了，他马上画了一张，题了孙副书记的名字。孙副书记当众开玩笑说，张老师，我家已经有你三只虎了，再多就养不住了。

马骏好像没听见。

潘大海又说，孙副书记说他喜欢马。马挂在屋子里，可以听到马蹄奔腾的声音，让人精神振奋。

马骏皱了皱眉头。他记得潘大海这是第三次在他面前提起孙副书记喜欢马。第一次说得很直接，孙副书记属马，你送一张给他。他分管文联，是咱的直接领导。马骏没有理睬。他最恨那些靠着权力伸手的官员。第二次是在一个月前教师节活动上，孙副书记也在现场。马骏画好后，潘大海在他耳边嘀咕，让他签上孙副书记的名字，可能怕他写错，还写了张纸条给他。他却签上了一个老师的名字。这一次没那么直接，但目的还是要画。所以，他没有搭理。

潘大海又说了一些话，无怪乎动员马骏顾全大局，替北方省美术界的团结着想等等。

马骏取下烟斗，突然问，我答应你给孙副书记画一幅画，但是我有个请求你得带给孙副书记。

潘大海一愣，看了马骏一会儿，见马骏态度认真，才说，行。孙副书记对艺术家特别关照，你求他的事，他肯定会办。

马骏哈哈大笑，然后严肃地说，我请孙副书记出面做做工作，别

辽阔的空间，磅礴的气势，天地之间散发着阳刚
之气，雄性之美。

让我在美协任什么职务！

潘大海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一直到上了电梯那张嘴也没合上。

二

送走潘大海，马骏心里火气未消，转了几个圈子，打开冰箱，取出一瓶红酒，哗哗倒一大半杯，杯子刚沾着嘴唇却又放下了，然后倒了半杯白酒，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他含着烟斗，侧躺在沙发上，脸对着墙。墙上挂着他的一幅还没画好的马，他心里默默地说，伙计，你得帮帮老马，别让他马失前蹄啊！

马骏从小就喜欢画画，小学时就在全市少年图画大赛中获过奖，直到前年他去少年宫参加一次活动，看见展览室里还挂着他五年级时一幅获奖的习作。不过，那时的习作用的是蜡笔。到了中学时，学校的黑板报、壁报，美术字、插图都出自他的手。他画马是在内蒙古当知青“插队”时看套马比赛得来的灵感。那种场面，他和伙伴们在城市做梦也想像不出来。辽阔的空间，磅礴的气势，天地之间散发着阳刚之气，雄性之美。那些威武雄壮的草原汉子在马上拼搏、追赶、争夺、呐喊，而那些马在拼斗、角逐、挣脱、嘶叫……观看的人紧张、亢奋、激动、欢呼，整个场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第一次看比赛，他的同伴史向前紧张地尿了裤子，小便沿着大腿一直流到脚下。马骏却非常亢奋。在回驻地的路上，他脑海里一直在翻腾着那个场面，情不自禁地用树枝在地上画了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一匹白马。那真正算得上大写意，简约的几条线，结构也很简单。史向前看了大呼，你这是画得啥玩艺啊？他说是马。史向前围着转了几圈，边看边摇头，得了

吧，得了吧，我看不像马！

我看像！一个姑娘的声音。

马骏仰脸一看，是个骑枣红马的姑娘，脸蛋儿红朴朴的，嘴唇也红红的，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镶嵌在上边格外有神。她的草帽倒扣在背上，上边一行“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红字表明她也是来自城市的知青。她勒马围着马骏画的马转了几圈，边看边点头，称赞地说，像，像一匹烈马，好马！

那个姑娘说完就飞马离去。马骏久久望着她的背影，直到目光被一片飞扬的尘土遮住。

史向前问，你认识她？

马骏说，哪个狗日的认识她！

史向前摸着脑袋瓜子，不对吧？你不认识她，她怎么会夸你画得像？我怎么看不像。

马骏说，你没长艺术细胞！

从那以后，马骏就迷上了画马。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马，画速写。只要遇上马，他就着实会盯着看。拉车的、耕地的、吃草的、哺乳的、散步的、交配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有一段时间，马骏画的马几乎都和那个姑娘有关。他第一次参加知青画展的一幅作品，就是画的一名骑枣红马的女民兵。只有史向前知道他的心思：他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找到那个姑娘。后来，他在给学生讲课和作学术报告，以及发表的论文中，多次坦诚这是他的初恋。

离开插队的地方时，他已小有名气。

后来，他终于在一次画展上邂逅了那个姑娘。再后来，那个姑娘

出现在他笔下的马，其形态、姿态、神态、动态
都非同一般，给人震撼的力量。

成了他的妻子。

也许是有内蒙古插队生活的那段经历，也许是从草原开始画马的经历，也许是画马与他的初恋相关，出现在他笔下的马，其形态、姿态、神态、动态都非同一般，给人震撼的力量。有一位全国有名的美术评论家称他的画法是中国画画马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为这篇文章，张木虎问过他几次，老马你花了多少钱买的这篇评论？他说一文没花，连面也没见过。张木虎摇头，见人就说是马骏虚伪。眼下这社会写个豆腐块大的新闻都得送个红包，你一分钱不花人家凭什么给你写那么有分量的评论？

马骏的妻子也为他的成绩高兴。妻子说，我第一次看你画的马就觉得很特别。妻子一直在鼓励他，支持他。可是，十年前他第一次在北京举办全国美展的前夕，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了。这十年来，一拿起画笔画马的时候，妻子的形象就会浮现在他眼前……

又有几个客人登门，打断了马骏的回忆。这几个全是马骏的学生。这些年，社会上有人对马骏提出非议，说他不要脸，明明是人家的弟子，到他这进修几天，就成了他的学生。马骏不以为自己错了，是那些人硬要说成是他的学生，朝他的圈子里挤。

这几个学生有省城的，有几百里外市里的。带头的叫柳树，省美术馆副馆长。还有个女学生叫万秋，在北方省的一个市群众艺术馆工作。另一个戴眼镜的胖子马骏不认识。柳树介绍说，这是方老板。

方老板一边递名片一边恭维地说，方正！早已仰慕马老师的大名。

马骏看了一眼名片。上边密密麻麻地印着一大串职务，省政协、市政协、工商联、民营企业家协会、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慈善家

协会、煤业公司董事长，十几个职务。让他惊讶的是，还有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的头衔。他皱了皱眉头，把名片轻轻地丢在茶几上，问柳树，你们几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柳树指着万秋说，师妹搞画展，我们不都得全力以赴。然后指指方正，师妹的画展是方老板慷慨解囊赞助的。

马骏赶忙取下嘴上的烟斗，握着方正的手，连说了几声谢谢。尽管从上到下级级都喊着要促进文化繁荣，但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一个画家想搞一次画展不仅要用很长时间创作作品，还得花一大笔钱，场地、布展、开幕式礼品、招待酒会、记者红包……像他这样有名气的画家自然有人争着掏钱，而万秋这样尚未成名的画家则需要求爷爷告奶奶厚着脸皮地拉赞助。所以，他理解万秋，也替万秋感谢方老板。

没想到方正接了一句话，让马骏十分不高兴。方正说，孙书记指示，孙书记指示。

马骏听了，像吞了一只苍蝇，直犯恶心。他严厉地看了万秋一眼。他虽然平日不太关心美术圈子里的事，但毕竟接触的多是圈子里的人，对圈子里的一些人和事还是知道一些。这些年字画的价格突飞猛涨，书法家、画家也层出不穷。潘大海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所以，爱好书法和绘画的也多起来。但是，有的画家私下里议论最多的是两条，一是书画成了行贿受贿的赃物；二是书画家队伍中拥进不少官员。因为纪检部门对官员卖字画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去年，有一个市长被查，在办公室和家中搜出现金几百万。他在法庭上公然咆哮，说是卖字画

挣来的，还攻击办案人员说，你们在党内和公职人员中搞一党多制，唱歌的党员官员出场唱一首歌挣几十万为什么就不算犯错误？演电影电视剧的党员官员一场几十万为什么就不犯错误？我是书法家，卖字挣的钱怎么就算违法？这合理吗？马骏认为，官员书法家画家进入这个队伍无可厚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艺术面前也应当人人平等。问题是你到底达没达到称“家”的艺术水准，你是不是利用职权为自己的字画卖钱？他对孙副书记爱好收藏名人字画，用各种名义向画家、书法家伸手早有耳闻。所以一听方正提他的名字，打心眼里不高兴。这个万秋，怎么也学会搞这些了？

万秋看出马骏不高兴，脸一下子红了。

柳树说，老师，方老板还有件事求你。

方正没等马骏表态，取出一幅画，在柳树的帮助下拉开了。这幅画题名为《我爱这辽阔的草原》。画面上是一匹奔腾的枣红马，马上是一位长得非常秀气，但身体非常健壮、背着钢枪的姑娘。下边落款是马骏，时间是他还在内蒙古插队的日子。方正说，马老，这是我从一个自称是你插队时的伙伴手中买下的，想让你给看看是否是你当年的作品。

马骏戴上花镜，仔细看了看下边的落款，没有立即表态。方正看了一眼手机上的闹钟，时间过了三分钟。他又看了看柳树，看了看万秋，见他俩也不吭声，于是沉不住气地说，马老，请您再看看。

方正沉不住气是有来由的。在北方省画界，马骏还有个绰号叫马三眼，意思是说他鉴定名人字画时只需看上三眼就可以认定真伪。第一眼看落款，第二眼看笔法，第三眼看纸张。他对自己的画看了不止

三眼，三十眼也到了，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那就说明有问题了。方正打开包，从里边掏出一沓钱，连银行的封条也没拆，整整十万，朝茶几上一放。

马骏不高兴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求马老在旁边题个字，以证明这幅是真品。方正恳切地说，马老，我这可是花大价钱买的，打算送给孙，孙……我有个很好的大哥，也姓孙，帮过我不少忙。人家什么回报也不要……

方正的话没说完，就被柳树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柳树轻轻地挽着马骏进了里屋，又神秘地关上门，对一脸茫然的马骏说，老师，为了师妹的画展成功，你就给他副定心丸吃！

马骏皱了皱眉头，是你卖给他的？

柳树说，不是。但是……他犹豫了一会，才壮着胆子说，是我岳父收藏的你的画。我岳父起先不同意卖，方老板跑了七八趟，硬磨，我岳父才答应。

柳树的岳父是马骏插队时的伙伴史向前。他和史向前的女儿的婚事是马骏从中做的媒。这么多年来，柳树一直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马骏。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马骏觉得无话可说。他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冲柳树摆摆手，让那个姓方的把钱拿走！

柳树出去一会儿，万秋进来了。她像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见着严厉的父亲，低着头，两手来回搓揉着，不时抬抬眼皮看看马骏的表情。马骏示意她在对面沙发上就坐，她踌躇了一会才静静地坐下。马骏问她，日子定了吗？她点点头，嗯了一声。马骏说，不是说省美术馆今年的展览全排满了吗？她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有一个搞书法的出